

CHARTISM

宪章运动

[英] 约翰·K·沃尔顿 著

译文世界史丛书



上海译文出版社



宪章运动

[英] 约翰·K·沃尔顿 著

祁阿红 译

译文世界史丛书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宪章运动 / (英) 沃尔顿 (Walton, J. K.) 著;
祁阿红译. —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 7
(译文世界史丛书)
书名原文: Chartism
ISBN 7-5327-3051-4

I. 宪 ... II. ①沃 ... ②祁 ... III. 宪章运动(1837—1848)
IV. K561.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9912 号

本书全部内容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事先同意不得作任何形式的转载、连载或复制

译文世界史丛书(第二辑)

宪章运动

[英] 约翰·K·沃尔顿 著
祁阿红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商务联西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 × 960 1/32 印张 4.625 插页 2 字数 72,000

2003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100 册

ISBN 7-5327-3051-4/K · 109

定价: 9.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损坏等严重质量问题, 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John K. Walton

CHARTISM

First published 1999 by Routledge

Copyright © 1999 John K. Walto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3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Routledge, a member of

Taylor & Francis Group Through Bardou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根据英国劳特利奇出版社 1999 年版译出

图字:09-2001-457 号

历史：与人类记忆相衔接

——“译文世界史丛书”总序

顾晓鸣

我在1989年左右主持翻译过一套“社会科学概念丛书”，十几万字一本，近20种。聚焦于人类社会和当今世事最关键却又最众说纷纭的概念，如《民主》、《自由》、《财产》、《种族和族类》、《科僚制》等，对世界上的研究成果作要言不繁的综述，貌似通俗，但理论含量达到专著水平，前沿信息超过正规大学的教科书。普通上班族和大学生读来，分析能力骤然提高。究其原因，知这套丛书系英国开放大学专为开放教育和终身教育编辑。如今见到这套“译文世界史丛书”，顿有老友重逢之感，同样出自英国大学之手的这套书，不足十万字一本，聚焦于人类历史上一个个“最关键的人物、事件、制度”，娓娓道来，讲故事似地一以贯之。细心揣摩，发觉小书一本，五脏俱

全；术语有原文匹配，定义阐释得当，史料专门排出，表图一目了然，加上参考书目，添列其后。这架式无疑又是一种“开放大学”读本，融修身怡情和研读学习于一体，是英国人及其学者人文精神和科学态度之绝妙显示。读这类书，方知“现代化”社会不媚俗不媚雅的“大众读物”该是何种模样。

英国作为资本主义革命的先驱和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有着广泛而坚实的工人阶级基础。因此，普通上班族的业余学习和全民的开放性大学教育尤其发达（正在实施全国统一联网，向全民开放远程教育）。就如原为士绅专利的“爵士”称号已授予平民一样，精英的知识正切实地采取独创而有效的方式，“授予普通劳动者。

一本小书，其中包含的“阅读的革命”，我们不要小觑了！

“译文世界史丛书”的选题结构和文体都是非常独到的，她对于历史阅读和写作的意义更是值得关注。

20世纪末已露历史热的迹象：包括《角斗士》、《伊丽莎白》、《雍正皇帝》、《太平天国》在内的红极一时的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影视和文学作品，以及诸如《还珠格格》那种借历史人物场景演现代戏、而收视率创新高的通俗作品，更不必说充斥书市的大量怀旧的读物了……历史，事实上正成为著作界和读书

界的最爱。

被中学教学和教条式的历史著作坏了心情和阅读欲的广大读者,在另一种历史书籍中发现了历史的价值和魅力。

但是,那些滥情甚至滥写的“历史文艺”和某些同样滥情甚至滥写的“历史自述”,有可能使“历史热”面目全非,因为我们跑遍全市书店竟找不到一本正经八百叙述“长征”之类本国历史重大事件的著作。真正雅俗共赏的严肃历史读物在此间已寥若晨星。

如今,在你的面前,“译文世界史丛书”推出了一种如罗兰·巴特所说的既可读又可写的历史读物。可读,有一定文化程度的读者都可以无障碍地读下来,津津有味。可写,有历史研究兴趣的读者在其中品味晚近研究成果,可以在其基础上作延伸的思考和探索。

这是“译文世界史丛书”传递给我们的新世纪的信息:作为阅读主体和世界主人的普通读者,正经历教育、学习和阅读的革命,步入大学和研究院的殿堂。后现代社会也罢,知识经济时代也罢,网络时代也罢,其重要的标志是作者和读者,知识的创作者和知识的接受者之界限的打破,作者和读者平起平坐,相得益彰。因此,这类面向普通的非专门从事研究的人们的“准学术”读物,深入浅出将会大量出现,它

们合乎全民大学习，个人终身教育的大趋势，也合乎专门博览各科的通才培养和素质教育的大环境。我之所以把“社会科学概念丛书”与“译文世界史丛书”相提并论，一方面在于它俩都出自英国学者之手，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祈盼国内有更多的出版社从方方面面的问题，形形色色的学科入手，来做这样的提高普通劳动者文化水准的学术工作，而不要让“热门”和“炒作”乱了自己方寸，倒了百姓胃口；不要使“书市”“书城”太有书摊味和小报相。当然，曲“高”和寡的学术著作也要通过这类著作的编撰，与广大人民群众见面。这是一种更为深刻的现代学术民主和大家风范。

这套书毕竟是历史读物，然而它还不仅仅是与诸多学科并列的一科。恩格斯说过，他只知道一门科学，这就是历史科学。历史是人的存在的见证，是人的经验结晶，是一切科学由此发生发展的最大的“孵化器”。别的不说，如今订规划，做管理，都讲究 Vision。这个词台湾学者译为“愿景”，已在大陆通用，其实在史学中也译为“异象”，即与众不同的眼界。这种 Vision 来自什么地方？当然，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概念和理论修养的人，可以借助理性的推导，产生对未来社会和市场的预见，但后现代科学的思路却告诉我们，真正另辟蹊径，出人不意的 Vision，只能产生于历史的库藏，就如今日新药的开

发和新的药理地发现,需要在以往的、古代的甚至原始的“单方”里找线索一样。

史学名家柯林沃德(1889—1943)有一段名言说:要认识自己,就要认识到自己能做什么;但人无法知道自己能做什么,除非曾经做过;因此,知道自己能做什么的唯一线索,就是别人已经做过的事。

历史是什么?是故事,过去的事,用文本告诉你的“别人曾经做过的事”。英文中的历史(history)和故事(story)也是同词根的,这种与可以无穷复制的信息相对应的,独一无二的历史故事,这种与统计和公式相对应的符合人文思路的叙述描写,这种与逻辑和推理相对应的独特事件,是血与汗的经验,是知识的本真。

这种取之于别人独特经验的知识,有助于我们洞烛人性的幽深和世事的奇谲,因为历史的本质正是它的永远的临界性:历史的人事总是超越人们的推理和计划,冲击知识最深刻的功能是赋予一切无名的人们以历史感,而正是这种参悟天机的历史感觉,使“无名”成为“英雄”。历史使无名的卑贱者成为人类进步的主人,多少故事其实都是在叙说着无名者创造历史的伟大业绩。历史给每一个普通人以英雄的自信,完整的历史叙说一定能使人类每一分子都平起平坐,安身立命,得其所哉。

在这种态势中,这套“译文世界史丛书”切切实

实地为我们提供了世界史、主要偏重于欧洲史的详尽知识材料：历史人物如亚历山大大帝、路易十四、彼得大帝等，无不与其相关的思潮、政制、事件、时代，联系交融相互发明；而历史事件，则取不同层面不同角度的视野，具体而界限分明，如宪章运动等等；取宏论精如“雅典民主制”等；追根寻源如“一次大战起源”等；还有跨度更大的题目，如复辟期的英国、“冷战”，甚至某一朝代的穷人问题之类。通过这种立体的交汇，犹如多重的神奇灯光使史学之神克利奥现出真相。具体一本书的不足或偏颇，通过这种相互匹配，得到弥补。

在内部结构方面，这套书根据不同题目，多样而统一，并吸收了近半个世纪以来史学史和历史书写的成果，以叙述体为主，辅之以各种有利于展示历史面貌的不同文体和表达手段。以《雅典的民主》为例，这本书对作为西方民主制的渊源之一的古希腊民主，按时间顺序作详尽的历史论述，由此抽象变为具体。读者对人云亦云失之泛泛而谈的“民主制”的印象和理解，变得具体而强烈，知道了梭伦等一系列重要历史人物及其事迹，了解了阿瑞奥帕戈斯会议等一系列重要组织，弄清了“公民权”等一系列重要概念，懂得了“陶片流放制度”等一系列重要制度，掌握了“将军”、“行政官员”、“屯垦区和殖民地”等一系列具有特定涵义的历史名词。书中的各种地图，雅

典四大财产等级的简略适当的列表,某一时期地方编制的详尽个案,以及雅典大事年表和包括古代文献在内的丰富的参考书目,使这样一本篇幅不大的著作蕴含丰富而扎实的史学内容。专业的和非专业的普通读者在阅读和使用时,一定兴味浓浓,益处多多。中国史以前也出过“历史小丛书”之类,但失之于将“普及”理解为“简单”,如能受此启发,推陈出新,编出有中国特色的、包含更多非西方国家内容的新的“历史小丛书”,定能别开一番生面。

正是这样的历史故事,抵御了世界的一级化、社会的单一化、人生的平面化、文化的霸道化。过度的理性和智商、定律和规则,是世界单调之渊藪。后现代对现代的抗拒,其中一条,就是冲破“逻各斯”的霸权,在人类无限丰富的历史中,在各民族的文化中寻找知识和道德的源泉。所谓“后卫风格”(“前卫”、“先锋派”的对应词),就是与“现代”和“传统”保持等距离。我们可以简单概括为:人的全面知识=科学知识+历史知识。历史是栩栩如生的,本丛书所选的各书都证明了这一点,这种直观的直觉的经验性又是图像化时代的最瑰丽的图像,在新的世纪,将有无数的人物和故事进入影视、绘画、音乐、文学和旅游胜地,主题公园、家庭装潢和收藏,成为今日每一个人的生活 and 存在的一部分。历史故事亲证和亲历的案例性,又将使之进入法律、经济、金融、管理等实

践领域,成为印证理论,寻找契机的创意库;最激进的未来学家已经预言人类社会正从第四种形态即“信息社会”进入第五种形态——梦想和故事的社会,21世纪人类的家园,包括饭店、百货公司、街区都将“故事化”,而历史凝聚着我们父辈和邻人劳作和奋斗的一切,是我们眼下生活着的世界的“故事”源泉。

用历史和故事来阐述哲理,解析法律,驾驭经济、管理,推进改革……一句话,来影响和促进全社会和每个个人的生活和福祉,将成为新世纪的著述盛况。

历史和故事溢出书本,流布世间,凝为建筑和公园、街市和家居,将成为今日文化的最大景观。

所以,一个雄辩得无需强词夺理的结论:一切渴望生命和生活的多样化和丰富性的人们,一切企盼事业和人生的创造性和成功的人们,都应该热爱历史。

用什么方式把历史的片断镶接起来,重现人类的记忆,使之衔接成为具有人类智慧的个体智者?

这是一种纵向的互联网,这也是历史在互联网时代的历史命运。

前 言

在 19 世纪英国的社会政治历史中,为人民宪章而进行的斗争值得大书一笔。对民主(至少是对男子选举权)的原则追求所提出的问题,遭到特权阶级及其同盟者的强烈反对,甚至受到他们司法手段的压制和军队的镇压。而遭到如此对待,这本身就足以证明这些问题非常重要。关于手段和目的、各种目标和首选目标的争论,尤其是关于合法性、相应宪政手段以及诉诸“暴力”等问题的争论,同样非常重要。宪章运动的研究涉及到英国一段轰轰烈烈、几近发生革命的历史,也就是说从 17 世纪 40 年代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段相当长的时期内,英国有可能走上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从这方面来看,1839 年、1842 年,也许还有 1848 年的几个经济萧条时期极端紧张的社会和政治局面就应当认真研究。宪章运动往往被看成是对



19 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过渡时期经济不景气的刺激性反应(当时的商业周期低潮预示着发生大动乱的可能性),同时也是对 1832 年颁布的《改革法案》的实际后果感到失望和愤怒的反应。实际上,这场运动继承和保持了其自身的发展势头。尽管运动中有不同的人物,有不同派别的纷争,而且各派领导人追求的是各不相同的目标;尽管有人认为,它只不过是激进运动在特殊情况下的暂时延伸,因为在它的支持者中,那些热衷于政治的人很快就退回原先的立场,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场运动是自然形成的,而且是循着其自身规律发展的(温斯坦利,1993;迈尔斯·泰勒,1995)。

教科书(尤其是一些老教科书)上提到宪章运动,往往侧重于它的领导层,认为它不仅派别林立,而且能力不足,对运动指手画脚,此外那些教科书还指责宪章运动是无益的追求,未能达成其政治目的(霍维尔,1918;沃德,1973)。有一种倾向着重谈到宪章派关于国会改革的 6 项要求,说它们如何不切实际,如何与当时的政治现实格格不入,并列出某项要求最终成为法律(或者没有成为法律)的具体日期。这种提法往往使人看不清这样的事实:宪章派希望靠改革后的纯洁政府来完成内容广泛的经济与社会改革,而且在较短的时间内就促成了一定程度

的改变。有一种观点认为宪章运动是无益的、无能的、虚张声势的,还有一种一分为二的观点认为其理想与目标是合法的,但这种浪漫的理想却必然无法实现,令人遗憾。这样的说法是对这一运动的歪曲与贬损。宪章运动是那些一无所有、贫困如洗的人们长期斗争的高潮。他们为的是让宪法关注他们的利益,保护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准。评价宪章运动不仅应当根据它自身的实际,而且还应当看它当时所挑战的一些既定制度。在宪章运动的目标问题上,后人有许多自以为是的文章,说了许多对宪章派不公的话。宪章派当时就遭到一些人的激烈反对,那些人宣称他们的组织是非法的,不给他们以集会的场所,阻挠他们的信息发布与宣传,驱散他们的公开集会,逮捕并监禁他们的领导人,非难他们的动机,恫吓他们的实际支持者,威胁他们的潜在支持者,贬损他们的各种成就。英国的统治者决心达到这些目的,而他们对资源的分配也大大说明这一运动的重要性,说明这一运动对当时的政治与社会秩序已经产生威胁(萨维尔,1987)。这些目标具有长远的现实意义。本前言将介绍对宪章运动的各种看法、这场运动的性质及其在英国历史上的地位,并将分别予以恰如其分的评论。

宪章运动的研究使历史研究在方法上出现了重



大突破,成了历史研究在编史选材与编排问题上争论的焦点。自1959年阿萨·布里格斯编撰的颇具影响的《宪章运动研究文集》出版以来,最卓有成效的研究方法就是深入进行局部研究。这一方法所寻求的是找到宪章运动的本质以及不同地区支持这一运动的社会结构。了解这一全国性运动在各个地区的根源和规模,以及它在不同地区的追随者和活动情况,丰富了对它的认识,并使这种认识进入其他领域。最近对利物浦和曼彻斯特的研究,虽然开始时在具体地点的问题上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或者只是给予表面的重视,但它却说明,在全国性的研究课题中,除了常规的传记式和主题式研究模式外,这个方法也具有持久的活力(K·穆尔,贝尔彻姆编,1992;皮克林,1995)。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研究方法中,局部研究显然是验证宪章运动发展规模的工具,宪章运动被看成是工人阶级意识的表现:他们集体意识到自己的共同利益以及共同受剥削的状况。这就使不同行业的工人不仅在工会行动中,而且在政治运动中团结起来,共同反对雇主和有产阶级(福斯特,1974)。这种研究方法所引发的问題比它所回答的问题还多,尤其是当研究人员对某一地区经济状况的看法存在分歧的时候,比如在研究对“棉纺镇”奥尔德姆的经济起主宰作用的,究竟是大

雇主还是小雇主的问题上就曾长期争持不下(加迪安,1978;赛克斯,1980;温斯坦利,1993)。另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是:罢工与公开的政治运动之间关系的性质(马森,1976;詹金斯,1980)。不过,这些研究所引发的争论虽然已被更新的学术热点问题所取代,但却很有价值,而且,宪章运动对这些新热点问题的形成也起了推动作用。

在英国,宪章运动一直是把“语言变化”带进历史辩论主流的工具。加雷思·斯特德曼·琼斯开宗明义地提出,要理解宪章运动,不在于局部研究方法所提出的要理解其产生和发展的经济条件,而是宪章派用以提出要求和进行辩论的语言。这种语言是从先前的激进传统中继承下来的,它使宪章派的常用语言局限在主要针对贵族社会的政治腐败方面。宪章派认为不大幅度地修改宪法,就不可能有国家的改革,不实行宪章,工人和小商人在法律上受到的压迫就不可能减轻。这种认识使宪章运动无法应对19世纪40年代当局在改善条件、平息不满情绪方面的各种改革。宪章运动的语言决定了它的构想。如果政治的发展破坏了它的构想,或者与它的认识相矛盾,它就失去了有效性(斯特德曼·琼斯,爱泼斯坦与汤普森编,1982;斯特德曼·琼斯,1983)。柯克对这个观点提出了挑战,因为他发现宪章运动中